



W 微小说

刘家桥在哪里？
姐夫指了指远山，等那朵云过去。
那云朵过去了，姐夫说，在那云来云往之间。
我是远山脚下大田大墩里人，成人有些年月了，婚姻之事不是东不成就是西不就。阡陌那么多，没有一条是带我通向成功婚姻的。娘很担心，怕我和三叔一样，六十多岁了，还是前头一个人，后头一个影。
禾英姐不是我亲姐，我们两家隔着竹夹的墙，共个麻石嵌的天井。她没弟弟，把我当亲弟弟背，教我用右手吃饭，带我去读书，把我放在桌边听课，不知为我揩了多少鼻涕，擦了多少屁股，真的比亲姐还亲。一次，她不小心把我的腿扭伤了，隔壁娘不要她再带我，我娘还是让她带。长大了，我的婚事便多了个操心人。禾英姐说，上不了树就上竹，墩里找不到，上山去。姐夫在山上教书。

田墩走完，便是上山，我跟在姐夫后面。
清一色的急转弯，乡下人叫鸡翅膀，书面语言称为“之”字路。又瘦又硬的山路，像宋徽宗瘦金体的笔画。虽然伤脚，却养眼。上了一段又下一段，一山放过一山又拦。越往下，树木越粗壮高大，遮天蔽日。森林虽密，有时也能听到河水哗哗过滩的声音。偶尔还有未曾谋面的野生动物拖儿带女从你前面横穿。极静极静时，会窜出几声幽深的鸟鸣。这些林木、飞瀑、溪涧、古桥、野物，以及大山的清新和自由，都是大自然的神灵，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在一座寂寞苍老的桥亭上歇息。姐夫介绍，它为乾隆年间一位福建盲人所建。我仔细阅读碑文，建造石拱桥的时间，古不过桥下的山溪，盲人多贤的功德，恒同河山千古。趁歇脚，姐夫介绍说，这个姑娘叫阿莲，长相一般，粗细功夫都会，持家过日子也不错。两位大人老实本分，勤耕苦作，礼义待人。在这里，我叮嘱你一句，看中看不中由你决定，我不能讲蛮，但是，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S 散文苑

走进十六山房

■ 张渭群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秋愈加浓郁。庐山市朗诵协会的读友组织了去白鹤洞十六山房的户外活动。很久没有去山里了，得知消息，我欣然前往。此时已是深秋，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在浓郁的桂花香气里，人的心情很舒畅，那沁人心脾的芬芳，总让人心旷神怡，深深地吸一口，清香直入肺腑，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十月的风有些瑟瑟，即使阳光明媚，却也感受到了初冬的气息了。我们驱车来到白鹤洞，它位于庐山观音桥与白鹿洞之间。为何叫白鹤洞？相传从前鄱阳湖中住着一个白鹤仙子，有一天立在鞋山尖上，远望五老峰如五位长须飘逸的老翁，在云雾中频频招手，云雾缭绕的犁头尖，在霞光中频频点头。白鹤仙子好奇地飞到含鄱岭上，见沟壑中异彩纷呈，但缺一秀水，于是飞临其间，挥动美丽的仙帚，引出了仙泉凌空飘落。因泉是白鹤仙子展翅抖搂出来，故也叫“仙帚泉”。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小村庄；一个深幽寂静、远离喧嚣的山中小居；一个犹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风光独好，地势开阔，溪水在村庄前萦绕。走过一座古朴小桥，我们看到当地百姓的房屋依山而建，朴素大方而现代气息浓郁。小小的白鹤洞，抬头见山，低头见水；碧绿的，秀丽的水。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溪水长流，人在村子里行走，仿佛置身于流水之中。白鹤洞的水，是庐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甘甜清澈。看着那晶莹剔透，碧绿爽清的潺潺流水，又多了一份对这个小村的欢喜。

我们在这里转悠了好一会，不知道十六山房怎么走。一转头，看见一栋房屋后面有一条上山的石阶。我们试着拾级而上，走了一会，依稀看到前面有一栋红砖房屋，我们猜想就是那儿吧。转了一个弯，就看见前面有一座凉亭，上面传来人的说话声，再往前走，就听到有人跟我们打招呼了。上来一看，首先看见的是一栋红砖平房，“十六山房”几个大字赫然在目。房子的对面，建有一座凉亭，里面有石桌、石凳，石桌上摆有几盆花卉。可见房屋主人内心温良细腻。先到的读友们在凉亭里喝茶聊天，拍照留影。还有几位读友则在后面厨房辛苦忙碌，为大家展示拿手厨艺。

不知从何时起，突然在意别人的看法。虽然期待：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但后来我发觉，我根本做不到。再加上自己也特别好强，清楚自身状况，但为了不显得那么突兀，明明听不见却要假装懂懂地假装听清了，但，伪装的破行囊，又能收藏多少坚强？
我时常在想，这个世界是否存在一条平行时空，会不会有另一个我，以高姿态的模样活出精彩，不再是个残缺之人，同普通人一样，顺利完成学业，与人们交流无障碍，有份两情相悦的爱情，未来事业蒸蒸日上，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获得大家的尊重，拥有完整的人生？如果世界重合，我们将会相遇，一起坐在长椅上各自诉说自己的人生，一个焕发光彩，另一个踽踽独行。可惜世界不会重合，我们也不会相遇，更不可能坐在一张长椅上互诉衷肠。

通常为了避免交流，我会戴着耳麦，听着古典音乐，然

我乖乖地点着头。
日头落山，两条腿沉重得不想要了，但是，刘家桥也到了。姐夫先去屋场里打了个转，回来，把我带到大队代销店门口坐下。一会，一群拔笋的姑娘抱着背箩过来。一个背箩上架捆猪草的姑娘喊了声“老师”，姐夫起身，应了她一句。我恍惚，是这个，肯定是这个。禾英姐以前关于她的描述留了一手，眼前的她比介绍中的她要亮眼得多，虽然我只是速写般瞄了一眼。禾英姐和姐夫真不是做媒的料，嘴巴太厚道。

没想到在阿莲三叔家吃晚饭。山上人把老师看得比太爷还重，听他们争论，本应是到阿莲家吃饭的，但事情陡然生变。客人是老师的小舅子，所以阿莲爸和三个阿叔都要请，理由是六月天的雨——难得来，结果是三家合请。

土巴墙屋里，墙壁、窗户、碗橱、楼板被柴烟熏得漆黑锃亮，几枝插在墙角的松光，烧得油珠直滴，吱吱作响，香气扑鼻。地炉火光炙人，火边容着一只翻滚着香气诱人的酒罐，饭桌紧挨地炉而摆。阿莲兄弟、堂兄弟八个，夹篱笆可夹长长一排。阿莲在灶前烧火，姐夫叫她上席。她笑笑，继续往灶门里送柴。席上，虾米炒鳊粉粿、薯粉哨子、茅栗绿豆胡萝卜什锦汤、白萝卜丝炒油豆腐条、湿笋、干蕨、红烧大块野猪肉，我爱宠若惊。

晚上，阿莲娘安排我和阿莲弟弟睡一床，垫单、枕巾、盖被一闻就知道通通换了。棉被单薄，被下垫着稻草，翻个身，会窸窸窣窣地响。

约莫半夜子时，老虎！老虎！拖猪啦……拖猪啦……叫喊声惊醒我千年等一回的山梦。听到阿莲爸操持铁器的声音，听到了人虎对峙时你死我活的嘶吼。

下半夜，我想入非非：有虎父必有虎女，我能镇住吗？
另日，饭后，山民闲云散雾地还在山上人家屋内游进游出，阿莲爸就来到大门前地坳边，向着四山扯颈一呼：出

相亲

■ 陈德生

——工——嘞！顿时，南边山头北边水口响起回应。

我想，住在1300米海拔处，请客、议事、开会以及防御野兽，也是这样吼吗？

除开阿莲，全家都去挖石锄山赚工分了，陪着呼呼炉火而坐的是阿莲和我。不过，我俩之间还夹着一只罐，一只管煎酒不管闲事的瓦罐。她不时用火钳在灰里划几下，翻出红红的火炭钳往火堆。我不敢斜视，但感觉到我俩的脸是一样的火红滚烫，我俩的心只有平静再平静，才能匹配相敬如宾。

侧门槛下，是一条比草鞋宽、湖北江西两省共享的古路，可以想象过路客沉重的担子，没日没夜地把山路压得咯吱咯吱直响。

坐着坐着，两个“哑巴”走掉一个。我理解她，她若是看

不中我，便不会有前面上演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节目。
我独自在大门前徘徊，阿莲家四堵墙，其中有一堵墙借助了岩壁。上面盖着杉树皮，树皮上泛着经年的苔藓。大门上，悬挂着一张极其耀眼的豹皮，像村寨霸气的旗帜。

脚下，是一座座的山头，放眼寻家，家在哪里？那白茫茫的一弯曲线，是含辛茹苦养育老家的修河吗？

又是一个另日，天刚蒙蒙亮，阿莲父母唤阿莲同我一块下山，带着她的妹妹和一小包袱回礼。阿莲娘送了一程又一程。待回望时，远处山头上，还隐约站着她老人家眼含泪水的身影。

在回家途中，我心中一直响起她老人家那夜炉前的哽咽：山下缺柴、缺油，日头毒，我不牵挂她。她的脾气不好，以前是好的，自从我不让她她读书，就有脾气了。阿崽啊，我有我的难处，山上人都是这样，姑娘不送读，读了书也是好了婆家。她的脾气来了谁都能挡不住，你就让她。听老师说，你是个读书人，望你日后带着她，像带小妹妹样，望你耐烦带她读些书识点字，脾气会好转的，她喜欢这东西啊……



我相信你更不愿离去
那满山红叶令人迷醉
还有那吃不完的鄱湖鱼米
如果我们邂逅云海
就变成两座温柔的岛屿
如果我们心有灵犀
就圈进五老峰的佛光里
……
我在庐山等你

优美的歌词，深情动听的歌喉，读友们朗诵的一篇篇美文，醉了山林，醉了所有人的心田。庐山，一年四季，处处如画，点点皆诗。而白鹤洞，十六山房，也是庐山一个美丽的点缀。

此时，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映红了整个山峦。该回家了。我们沿阶而下，不经意地回头一瞥，十六山房和起云亭已被一团红云笼罩，散发着一层金色的光。驻足在石阶上，凝望着夕阳下的白鹤洞，竟想象着自己已经成了这山里的一泓清泉，一棵草，一片树叶，一只秋虫，抑或是一缕山风。飞扬中回过神来，满怀惬意。

三年弹指一挥间，见识了一些世面和力量，我看到有人起高楼，有人宾客满，有人朱沉玉碎而不能瓦全。恍然明白，禅房花木深”的美妙意境，我喜欢并享受这种感觉。而每当夜深人静或失意之时，我就会去自斟自酌，把酒瓶子碰出浪花，再顺势仰在绿茵上，感慨着南园遗梦，故剑情深。还想去看看山海，且悄悄地去，看门前流水，看车马从容，带走所有尘嚣。我很想努力听清那些山川、溪流、虫鸣等各种大自然的天籁。

毕业后拼命与社会接轨，不为得到什么，只为摆脱世俗的偏见，然后一心追随自己的热爱，求仁得仁。在无人问津的寒夜里低头不语，在光明和繁华中铿锵，在混浊阴翳中博彩，在锈迹斑斑的墙上凿光。但总被眼前各种琐事束缚住了前行的脚步，也会一个人悄悄在深夜里屏息望月，阳台上的铁栅栏把我关在这逼仄狭小的方寸空间，仿佛笼中鸟般，只能在麻木的疲劳间隙偶尔仰头，渴望着幻想中的繁星满天，抑或晨光熹微。

二十出头那年，正是“意气素霓生”之时。君且看，天下熙攘，皆为利往，世人甚爱功名，角逐于利欲熏心之下，依附于官场权贵的爱情，未来事业蒸蒸日上，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获得大家的尊重，拥有完整的人生？如果世界重合，我们将会相遇，一起坐在长椅上各自诉说自己的人生，一个焕发光彩，另一个踽踽独行。可惜世界不会重合，我们也不会相遇，更不可能坐在一张长椅上互诉衷肠。

通常为了避免交流，我会戴着耳麦，听着古典音乐，然

三年弹指一挥间，见识了一些世面和力量，我看到有人起高楼，有人宾客满，有人朱沉玉碎而不能瓦全。恍然明白，禅房花木深”的美妙意境，我喜欢并享受这种感觉。而每当夜深人静或失意之时，我就会去自斟自酌，把酒瓶子碰出浪花，再顺势仰在绿茵上，感慨着南园遗梦，故剑情深。还想去看看山海，且悄悄地去，看门前流水，看车马从容，带走所有尘嚣。我很想努力听清那些山川、溪流、虫鸣等各种大自然的天籁。

毕业后拼命与社会接轨，不为得到什么，只为摆脱世俗的偏见，然后一心追随自己的热爱，求仁得仁。在无人问津的寒夜里低头不语，在光明和繁华中铿锵，在混浊阴翳中博彩，在锈迹斑斑的墙上凿光。但总被眼前各种琐事束缚住了前行的脚步，也会一个人悄悄在深夜里屏息望月，阳台上的铁栅栏把我关在这逼仄狭小的方寸空间，仿佛笼中鸟般，只能在麻木的疲劳间隙偶尔仰头，渴望着幻想中的繁星满天，抑或晨光熹微。

二十出头那年，正是“意气素霓生”之时。君且看，天下熙攘，皆为利往，世人甚爱功名，角逐于利欲熏心之下，依附于官场权贵的爱情，未来事业蒸蒸日上，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获得大家的尊重，拥有完整的人生？如果世界重合，我们将会相遇，一起坐在长椅上各自诉说自己的人生，一个焕发光彩，另一个踽踽独行。可惜世界不会重合，我们也不会相遇，更不可能坐在一张长椅上互诉衷肠。



X 新诗眼

半个月亮（组诗）

■ 邵正平

凌晨四点

凌晨四点
突然惊醒
那些羽绒服忘在了楼顶

冲上楼顶
那些羽绒服倒锁定无比
晒完了太阳
正与星星月亮私语

凌晨四点
我在梦里惊醒
凌晨四点
梦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梦

世界在她眼前纷纷退去

坚强的女人
风吹起了她的长发
也吹起了她的笑容
她反坐在丈夫蹬着的
还装有没卖完的剩菜的三轮车上
世界在她的眼前纷纷退去

鸟巢如星

十月的傍晚
在世名田园等候朋友
徘徊中发现苦楝树上的鸟巢
不大，没有半点声响
绕着苦楝树，此时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步伐
太阳完全落下去了，又一个白昼燃烧殆尽
友人还没有到达
我们何时可以离开
鸟雀又何时可以归来
暮色越来越浓
鸟巢如星

半个月亮

这是半晌
正月里祥和的日子
有阳光，有朋自远方来

这是湖畔
七里也罢，八里也罢
心在半山半水之间

这是城市的边缘
远处的喧嚣热闹依稀可辨
万丈红尘，半真半幻

这是半生
大地上的步伐不会停歇
爱的故事，不曾过去，也不会重来

这是半个月亮，高悬天边
这是我们的命运
一半清晰，一半隐秘

关门

嘭的一声
千真万确
门被关上了

我来到客厅
千真万确
不是风把你关进了门内
是你把风关在了门外

清明节，父亲与我们一起去上坟

起风了，天变了
雨啊，请坚持住，晚点再下吧
父亲，一个九十多岁的人
带上一生的话语
才刚刚走到母亲的墓前

这一天

见到了
我所见过的最高的桂花树
在它盛开的时候
在一个寂静的小院

见到了
一个熟人，刚从监狱里出来
夜色中，他没有看见我
我也没有过去打招呼
我等待着他的
再次花开